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七〇・集部・總集類

國朝文錄八十二卷（榕村全集文錄卷二、西陂類藁文錄、湛園未定藁文錄、居業齋文錄、邵青門文錄、朱文端公文集、二希堂文錄、孫文定公文錄、鮎埼亭集文錄、紫竹山房文集、鹿洲文錄、白鶴堂文錄、南庄類稿文錄、海峰先生文錄、潛研堂文錄、惜抱軒先生文選、紀文達公文錄、清獻堂文錄、忠雅堂文錄、二林居文錄、厚岡文集、陶士升先生莫江文錄、劉寄庵文錄、知恥齋文錄、惕園初藁文）〔清〕李祖陶輯……………

榕村全集文錄卷二

安溪李光地厚庵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胡照離午垣校刊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意甚美其觚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璽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白知其庸略者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為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

國朝文錄

榕村

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為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其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與出三代之下為夷狄之人老氏當之與吾則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無為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烈故悲其不過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生之教之上老子誠淫之

國朝文錄

榕村

朱程局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

佛出于老人皆知之謂楊墨出于老先生之特見也結一段尤精上段謂當先原性後原道亦有特識

始而釋氏邪道之窮其言之蓋有序矣荀況之言雖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譏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者自情始殆彼文者失之與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與曰惜其於性也詳於三而略於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也略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之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

○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艮爲山。山出雲也。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也。以四方著龍白虎朱鳥玄武而定。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其威猛而能騰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故風附于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于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衝變爲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義也。風變爲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兌坎西北是也。後衝變爲飛龍。而雲應之。雲從龍之義也。雲變爲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

國朝文錄

卷之二

三

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爲伍。至七十五人爲乘。自五百人爲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以五爲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三遂之兵也。至于四野。則地經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爲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爲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拯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日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氓。亦編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雜軍旅之心。離矣。故除一甸出軍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尚可馭以卒兩之制。以合于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間。田役教民。或追胥竭作。則家出一

國朝文錄

卷之二

四

人必以八入之數。馭之蓋始于八家。編之以同邑同邱。而成于一甸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外。今周官管子俱於四鄙軍制略而不詳焉。是以爲握奇者。託之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爲之未可以出於兵家而盡疑其僞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尙奇。故云握奇也。以天地風雲爲正。則龍虎鳥蛇爲奇也。以天地爲正。則風雲爲奇。以龍虎爲正。則鳥蛇爲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爲正。則後隊之遊軍爲奇也。總而言之。則凡正陣遊軍皆爲正。而時靜時動。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爲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爲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開步伐進退之方。誠高下嚮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捍衛。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邱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聞以得敵情。窺望以審敵勢。未遇而致師。既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疑變。強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祿。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爲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開終。其得

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乎。

以八卦陣法爲出于周之井田可稱特識。後明握奇之義亦推闡無遺。先生于此書究心如此。宜其少時卽能用兵。

。算法

周以六藝教士。其曰九數云者。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質劑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羈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贏。以御隱難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員。九曰勾股。以御廣遠高深。此聖人所以極數之用也。然古人精密之法不傳。而後世所用悉皆疎率。故所謂徑一圍三。徑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略之算。而其方圓相求三分進益虛加實退皆非眞數也。自漢至元惟劉徽祖沖之趙官欽爲算學之最。故徑七則圓圍二十有二。圓積十一則方積十四者。是其約法也。至於今日而新法立焉。其於方圓圍徑羈積之算不爽纖毫矣。而其書有所謂幾何原本者。則以點線面體爲萬數之宗。蓋點引而成線。線聯而成面。面積而成體。自此而物之多寡長短方圓廣狹大小厚薄輕重悉無遁形。自此而物之比例參求變化附會悉無遁理。古所謂勾股者。舉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卽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銳角有鈍角。又其算也。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對之。故量角之度以爲起數之根。然則勾股有直而無銳鈍。其數起於邊而不起于角。豈非有待于新法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其用之則以八線之表。八線者亦古人所謂勾

股弦也。今則變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餘矢焉。變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餘弦焉。其在圖外之股。則曰切。且有正切焉。有餘切焉。變弦而曰割。且有正割焉。有餘割焉。八線相求。互爲正餘。故舉一則可以反三。窮三則可以知一。舉一反三。窮三知一者。則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卽古者異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廣。則非古人之所及也。欲通新法者。必于幾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較之以八線算之。以三率則大而測量天地。小而度物計數。無所求而不得矣。

算法至我 朝始精梅定九與先生其最明者也故此篇歷歷

南朝文錄

格村二

七

言之如數一二

。 歷法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尙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遠。道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歷學無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天始知之。而立爲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南朝文錄

格村二

八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歷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恆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恆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亦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非歲分之真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直速度。則是日之晷刻減。故見爲歲分消耳。新歷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處。自至元辛巳以後。最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爲經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焉。其變尤多。故新歷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

別爲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當已。然五

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

謂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近之分。失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漢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

國朝文錄

榕村二

九

然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或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歷以地爲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晚。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晚。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爲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

入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前篇先遞敘後總結。此篇先提明後排講。而又補出里差一層。予于算法歷法俱未明。門下有傳進士九淵者。專攻此業。予亦未暇與之究心也。大抵此事固有師傳。而天數獨闕者。則不假師傳。其精神沉靜。自足入微。而深究之。進士算法已明。今又講聲音文字之學。皆足補予之短云。

國朝文錄

榕村二

十

文廟配享私議

祀典之議紛紛也。而於文廟爲尤難。蓋非有明淵源之學等百世之識。究斯文授受之詳者。則未足與於斯也。三代之間。蓋有釋奠先師之禮。然其所祀者何人。所舉者何儀。已不可得而攷矣。自夫子以禮樂仁義之教爲萬世文治者宗。是以東京以來。有立廟。晉榮之典。貞觀而降。崇配享從祀之文。宋元修之。至于明而備矣。然而從祀諸人者。宋元有益而無損。明則多損而少益。嘉靖之間。大肆升黜。自吳澄而上。卽漢晉諸經師。簞豆登而出廊廡者。亦過半矣。將以謂非乎。蓋諸君子學行容有未醇也。將以爲當乎。則宰子

國朝文錄

格村二

二

冉有益有不粹於道者。何以晏然堂上之尊。七十二子未必盡深於學也。何以不殄東西之祀。况乎漢晉諸儒者。雖無絕世之德。而有傳經之功。夫苟于經教無所表章。儒術未有發明。則雖以諸葛忠武之才。論者以爲伊周之亞。猶不得進而班焉。諸君子承秦滅學之後。區區修葺。爲戶牖以待後人。苟以後世之光大而盡廢之。孝子慈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故愚以爲七十子當祀。則諸經師亦當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此嘉靖之典。所以爲未安也。抑又有未安者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百世不祧。上同太廟。不以相土鞠陶而下爲嫌也。周邵程張奮乎千

國朝文錄

格村二

三

載之餘。聞知聖人之道。而使班于伏戟高堂之流。則景行之道微而尚德之風泯矣。夫日以世次爲後先。則子思孟子亦豈當在冉閔之前哉。今欲準酌舊章。釐成祀典。以宏右文之規。禮至重也。欲濫而收之。懼其後學之觀瞻混淆于表章之過。欲蓄而裁之。懼其先正之風流湮鬱於評論之苛。揆之以三王祭川之義。則漢儒不得不附于先賢。之以子雖齊聖之文。則周程不得不食于後。愚以謂是皆有以處之。而無庸此紛紛爲也。定爲配享於堂之制。顏曾思孟二程周朱位列於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冉閔游夏董王張邵之倫。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彥。有衛道之功者也。文廟之南。更立四祠。各爲垣墉。東西相向。一日及門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日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儒先之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附之仍勅天下各立私祠于其鄉焉。夫如是。則亦兼收而不嫌于濫。蓄取而不病其苛矣。配享左右。以世次相對。既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爲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以是仰答聖賢之歆。可以遡源流於既往。以是光昭人文之運。可以動仰止于將來。庶幾於風教之原有所裨助乎。姑以俟夫議禮者采之有司也。辨駁斷制有條不紊。先生可謂有制作之才矣。然僅私議何也。

課王生仲退
讀書以窮經為本以明理為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
宏闊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為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
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為之門戶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
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為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為陳
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縱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
况以吾所遇亦未見蕪穉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
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
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通於吳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

國朝文錄

榕村二

志尚過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
自逃者也其時禪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博雅名者
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直以去聖既遙羣言淆亂故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
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謂經平實
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
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厲已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
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
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為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

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
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隨人委性以漸兼通若
貪多泛涉則又徒為徇名而無益於得也
平實中正此言可以懸之百世

國朝文錄

榕村二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據漢興亡而為之論其時前懲秦弊後鑒
莽禍故稱述詩書以枝葉相持為大也比及曹魏疏棄本支成坐
亡之勢有宗室曹問者續班馬之議迄於東漢之衰反覆前車之
鑒戒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意者始於唐柳宗元於後文人之
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相一夫追究古今制度不原聖人
之本指而徒放乎末流以立說者皆未可以為萬代之折衷也况
於制害亦未周盡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接於諸侯與唐有豎
宦之孽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肺之內廩而爭手足之強弱

也故曰處暑至蚤蟲生日月西營燭耀苟王政不綱則親疎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未乎是故君子不為私家之議而定萬世之經眾言淆亂折諸賢聖至哉乎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為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苟簡之意不生四則無更代變易之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于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者哉自漢以來內無周公營洛之心外慕秦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宣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井牧因之而不修學校由是而不舉地水之比無聞獄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為苟道而明王賢佐

國朝文錄

卷八

七

侃侃正論獨見其大獨探其本結一段尤足令人耳聾

○蠟九疏

臣李光地謹題為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遁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至于今未汗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跡屏危尚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瞻天日與否蟲壤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微天聽惟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為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

國朝文錄

卷八

七

急之之道不可不密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于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為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為入虞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

擊虛迅速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發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帥。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詔旨勅總兵官聞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睠見太陽。尚幾幸于萬一。倘有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

聖明照亮

國朝文錄

七

老謀碩畫賊由此平。先生之功于是乎大。而近世乃嘖有煩言何也

。覆樂律數表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十四日舉人魏廷珍王蘭生梅穀成奉旨回京會試到臣宅見臣臣恭請 聖安伊等具述

皇上體氣強健神志清明而且涵養之厚益爲至和藹然如春風之被萬物灑乎如秋月之麗層霄伊等雖日在威嚴之側而常遊光霽之中員新進之奇逢而觀光之盛事又述

皇上躬自校對朱子全書風雨不輟一字一讀悉費 聖心至於格言至論則再三嘉歎爲伊等指陳講說移晷未休歷時不厭草茅下士誠未能仰測高深然想自古好學樂道之君未有如我

國朝文錄

榕村二

太

皇上比者臣聞言之下扑喜欲狂沉疴遽起非獨爲一身遭遇幸又辛斯世斯民之有所覆露而于聖萬賢之有所憑依也至伊等學習樂律臣亦細叩宗指據伊等所受 聖誨言樂者必以黃鍾爲本以黃鍾爲天地之中聲也夫天地之聲寄之於人而人之喉自最低以至最高不過十餘聲而止自古及今謳吟歌曲之音不絕於天下而笙管琴笛之類卽與之相應則所謂中聲自寓乎人聲樂器之間但人習而不察則以爲微妙難知耳今定長九寸圍九分容黍一千二百者爲黃鍾既與古法相合而驗之現行樂器或有黃鍾積加八倍者有用黃鍾積加四倍者匏笙之管或有有

黃鐘積八分之一者形雖不同而實皆與黃鐘暗合至埙篪編鐘之類亦皆按黃鐘分數加減而聲可得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也又受聖誨論樂莫要於審音審音莫難於半音蓋相去全音則辨之易相去半音則辨之難能辨半音則全音不難知矣又受聖誨聲之應於絃者以短長爲差故倍半之聲得以相應至於管音既分於長短又分於粗細必用積實加減八倍之法而後相應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各異也又受聖誨古人論樂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無疾徐非樂也故西人有五線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形號三遲速以別疾徐其說深爲可取又受聖誨宮聲

國朝文錄

卷之二

九

君也宜居中位微羽宜有濁聲在宮聲之前其清聲則在商角之後與濁聲相應恭惟

皇上心得聲通博稽廣覽指示之下伊等未盡記其詳然略述梗概則所發於臣之愚蒙者已多顧臣未嘗一審樂音一親樂器扣槃捫燭以爲聲光安能得其真象所敢信者自幼讀周禮禮記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史遷班固之書以及朱蔡師弟子之所講論其大且要者質之聖言而皆合耳其精理實用曲折細微尙須面請訓誨庶窺萬一也廷珍等又出御刊數才示臣其用法以加減代乘除以加倍折半代自乘開方卽數十乘方皆可以一除而

得之其用誠爲簡捷至扣其造表之法則伊等咸稱

聖訓所謂中比例者蓋以一與十用相乘開方法至二十餘次得真數之二以一與十之假數用相併折半法亦至二十餘次得與二相對之〇三〇一〇三兩數既得餘可類求此數表之根原非聖明孰能啓其秘奧真隸首之別傳九章所未載也臣雖不能算然奇書秘冊覬得什襲家藏以待能者伏乞皇上恩賜一冊俾奉爲至寶臣不勝希幸秋深氣肅神護天和微臣引領戀慕之至

此三公以舉人侍南書房講讀竟如師弟子一般可謂奇遇

國朝文錄

卷之二

三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五日魏廷珍等奉旨將伊等學習樂律所得大概寫與臣知臣問竟不勝驚喜竊以秦火之後禮壞樂崩故漢文帝語及制作則謙讓未遑武帝策董仲舒問及樂事然亦曰鐘鼓管絃之未衰而已未嘗深探原本也哀平間所討論乃王莽劉歆之爲東京所用乃公孫述之作其不足取信于後明矣江左離亂泯泯琴瑟唐太宗又不信樂律之事至宋仁宗乃畱意於此特命胡瑗等考古定律及書成而藏其副於名山後世有述故稱賢主焉然黃鐘制度歷世迄無定論朱子蔡元定相與折衷攷

國朝文錄

榕村二

三

正著爲新書今以十七史樂志觀之未有若此書之簡而明詳而有要者也顧鳩工制器非貧士之所能審音協律非儒者之所兼是以理雖著明而用則茫眇此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待其人而後興者與恭惟皇上修德行仁勅幾興事其所以致中和在治忽者至矣故既竭耳力焉而又參驗於器數之間既得眞聲矣而必取證於儒先之說遂使數千年失傳絕學一旦可以見於施用而不爲空言非天所命其孰能與於此哉臣前日蒙皇上發示新製律管及命工所造風琴吹而按之使臣細聽臣雖

不甚曉了而亦心覺其和諧况魏廷珍等所述旨諭古尺當今營造尺八寸億前歲

皇上遣官立表量地自京師至德州約極高移一度而地差二百里合之古人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說正爲古尺得今之八寸也夫既參之縱橫之黍而合攷之上下之聲而協而又有天地日月之度足爲根據此漢志所謂天効以影地効以響者悉和會於今日矣臣之愚昧竊以爲信而有徵古者禮樂百年而興我

朝受命將逮百年矣伏望

皇上勅下太常以新聲比較舊樂如新聲渾厚舊管清急卽以今

國朝文錄

榕村二

三

日所定立賜施行實太平之基歷數萬年之符也抑臣又有愚見仰求

皇上裁教孝經曰遺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者行于民間非獨廟廟用之也後世縱有議樂事者典領有司施之祭祀朝會而已至於教坊歌譜則端人正士往往鄙爲俗樂淫樂而莫之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古者民間歌曲卽如今優伶之所爲故雖小民可以感動歡欣而風俗爲移易臣幼時觀作戲者至於忠臣孝子貞夫婦婦雖耆老孺稚無不沾襟焉惟近年所演唱專取其鄙褻荒唐者而俗樂亦亡矣宋人太常雅樂及教坊俗樂皆以有

司領之猶存古意。倘取今之詞曲禁其鄙蕪荒唐而文以忠孝節義之事。其底本則採諸史書。稗乘有姓名事實不全虛無者。於以風諭黎庶。是亦返朴還淳。鼓吹休明之一助也。臣前奏對時略及之。而未盡。茲因大樂之成復瑣屑瀆聞。未必可行。惟皇上恕其妄言。不勝幸甚。

讀此與上篇知

聖祖精于聲律。如是真天縱之聰明。前人所云聲律身度者。本之以建中和之極。萬年之盛。斯其時矣。未欲取民間戲劇更之以移易風俗。亦前人所未發者。

國朝文錄

格村二

奎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前朝列之學宮。著為功令。宏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汨之。浸淫至于萬歷天啓。言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亂。是其明微矣。然方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未有南面之君。深嗜篤好。積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造其道。以傳其心。而且實驗于躬行。發揮於政事。至於武功文德。巍然煥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

國朝文錄

格村二

奎

由濂洛關閩。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日皆適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也。恭惟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真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者。天行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厚。則萬邦如一家。四夷來王。而無怠無荒。庶績咸熙。而有典有則。此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所可庶幾。而獨倦倦於宋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與太平之基。使朱子之道。湮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爛然如星斗於今日。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可謂至矣。至於

御序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事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而不本於王道。其敘數千載而脈絡分明。近如一息也。可以仰聖學之淵。邇統緒之悠長。其累千餘言而元氣奮溢。渾如一貫也。可以卜聖壽之升恆。歷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論極皇王。非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庸淺末學。乃蒙聖序亦齒及之。挂名篇端。自托不腐。又未知何幸而得此。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誠懼誠忤。謹摺奏以聞。

極贊

聖祖仁皇帝之表章朱子爲前古所無。至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

國朝文錄

榕村二

三

秘之殿。至已盡已。茲以加已。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上準天度。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實從青營橫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歷朝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乘一統無外之時。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

國朝文錄

榕村二

三

與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奉繳伏乞

皇上賜臣一幅。永爲家寶。不勝幸甚。再上年因性理精義中。朱子講江浙閩廣山脈處。兩段可疑。奉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裁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作案語。令學者無疑於朱子之說。統候

聖誨遵奉施行。

磊落數言。能見其大能該其全。是之謂宏深肅括。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幾婦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悲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爲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裋履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至則或資以裋履或雞黍厚款之不受值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爲兒述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謂曰年遠

國朝文錄

卷之二

孝

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毗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原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陪母母母以兒爲念遂遍走尋覓足跡幾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趂至於見骨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孺子頓憶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懇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

國朝文錄

卷之二

孝

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貴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蓋出與敍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卽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爲宜捷于抱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效存之間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猶未肯卽歸曰吾棄家絕意久矣無顏復返原牽衣哭不止寺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爲之嗟歎至于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顛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非習于名教勉強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後其弟成家辭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所記異日當檢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次敘明爽中間議論尤精